

席绢

古典侠情系列

当狂人堡堡主出现并誓言要得到叶盼融之后，灾难就跟着来了
因为她的武功不如他
就不知道这回师父出马有没有用？
唔？波青暗涌
会不会——会不会也——情愫渐生

点绛唇

古典侠情系列

席绢

点绛唇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点绛唇 / 席绢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5399 - 3356 - 6

I. 点… II. 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2849 号

- 书 名 点绛唇
著 者 席 绢
责任编辑 丁 卉
责任校对 闻 艺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20 千
印 张 5.625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356 - 6
定 价 1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阡陌絮语(重版总序)

阡 陌

我是席绢作品在大陆的第一读者。

我敢这样说,那是因为职业使然。一九九四年我到浙江雁荡山开会,手头带了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王达明先生寄给我的一套他们旗下不同作家的书,其中有席绢的处女作《交错时光的爱恋》。我一口气看完,觉得这部作品构思独特,文笔幽默,现代人物带着梦幻的期待,穿越时空成为古人的新娘,从而演绎出了一段奇恋。虽然带有离奇玄幻色彩,却不荒诞,是传统情爱小说的一种创新,于是作出了引进席绢作品的决定。为了与之匹配,又选定于晴、林晓筠、沈亚三位作家的作品。这便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推出的台湾“四小名旦”纯情作品系列。从那开始,阡陌年年都有席绢新作介绍给大家,连续十五年共推出了六十八部席绢作品。

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女作家像席绢这样悄然登上文

坛,在不事炒作、几乎没有宣传的情况下,靠着作品本身的吸引力,红极一时,许多人还误以为“席绢”是一个书商炮制的写作团队,连媒体也曾对此怀疑,提出过许多质疑。事实证明,席绢是唯一一个真正靠自己的作品在大陆率先畅销,然后红遍港台,席卷东南亚,在十几亿华人世界拥有无数读者的女作家。

回眸当今文坛,没有一个女作家像席绢这样,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内,每年都有精彩的新作问世,写作生命长盛不衰。

初读席绢的人,无论是买来的、借来的书,还是偶然看到封面,或是道听途说后觅来鉴赏的,他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一接触到席绢的作品就情不自禁地被其吸引,欲罢不能,以至许多人后来都成了“绢迷”。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席绢小说,题材丰富多彩,从都市童话到校园生活;从亚武侠故事到古代闺趣;从三姑六婆到玄幻穿越,涉猎相当广泛。不仅故事曲折动人,而且爱情描写细腻,每一个故事都带给人新的生活层面,新的惊喜,新的特色。正是这些特点,令人废寝忘食,难以释卷。席绢是一个不愿重复自我的作家,她总是不断地颠覆自己,创造新的故事,开发新的领域,尝试新的表现形式,使读者有常读常新的感觉。

二、席绢作品的每个人物都富有自己的个性:她用智慧的语言写智慧的人物,不仅有职场上冷静智慧的女主角,

还有温柔婉约、纯净贤淑的女主妇。有的成熟独立、处事有道、魅光四溢,有的精明过人、刁钻可爱、调皮搞怪,体现了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的人性。席绢笔下的女主角,性格很少雷同,但不管性格如何机变,个个都能成功俘获男主角的心,那是因为席绢赋予她们一个共同的特质:美丽善良。善良者的人格是最美丽的,所以席绢受到大家的喜爱。席绢笔下的人物角色丰富,且个性各异。男主角除了个个具有丰神俊朗的外表外,每个人还都有各自独特的性格魅力,对年轻女性都有一定吸引力,因此喜爱席绢作品的人越来越多。经过十五年的耕耘,席绢在自己的小说长廊里塑造出各式各样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他们构成了席绢言情小说中最具吸引力的绢系人物群像。

十五年的岁月流淌,当年初读席绢的小妹妹已经成长成妈妈级的人物,席绢的作品伴着一代又一代青春少女,走完求学路程,度过美好的青春岁月,走上工作岗位。席绢以她乐观开朗、勇敢自信、认真生活、渴望阳光、追求唯美的生活态度,为无数读者带来欢笑、希望和梦想。席绢就是这样用她的笔创造出一部部文学作品(我为之定名为“冰淇淋文学”),塑造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文学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为许多处于青春叛逆期的美少女领航,以她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少男少女们引领了一段不凡的人生旅程。她歌,她笑,却唯独没有哭;她追求真善美,摒弃假恶丑;她远离阴谋、杀戮,奉献给年轻少男少女的永远是健康和阳光。也正因为此,席绢赢得了无数少男少女的真心喜爱,影

响了一代又一代年轻读者，成为他们的偶像。

席绢的第一代读者，已经走过了阡陌所说的历程，新一代的年轻读者正在走来。

除了读者，在大陆还有一批作者，她们从“绢迷”开始，网络成为她们成长的园地，从模仿到创新，她们是被席绢带动起来的一代言情作家。

虽然80后、90后出现了不少言情作家，也出了不少好的作品，但我认为，读一读席绢的作品加以比较，仍然可以立判云泥，起码可以验证席绢的书是否经得起时代的检验。谓予不信，可以拭目重拾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席绢全集。

作为大陆席绢小说的唯一合法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为新一代读者选择健康向上的言情小说的时候，首选重版席绢全集！本次重版的最大特点是重新将席绢作品进行分类，更利于读者阅读、欣赏和收藏。

经典的席绢，永恒的纯情。曾经那样深刻地打动过我和无数读者。

相信，经过时光的历练，席绢和她的纯情故事将带给更多朋友以最美丽的爱情感悟。

2009年9月于南京



A

腊月，大寒时节。

虽是白雪皑皑的冰天雪地，人们的活动反而热络了。因为年关将近，不仅返乡的游子人潮带动热气，办年货的人又何尝不是冰天雪地中不可或缺的动力来源。

快过年了！

这是寒冷天气中唯一值得人们提起兴致、爬出被窝共同参与的盛会——冬天里的唯一期待。

即使是“瑞苍山”这样的山区小村落，也处处可嗅见年关将近的气息。

叶盼融勒住了缰绳，掀起纱帽一角，一双冷锐的美目往前方打量了许久。雪已停，寒冷依旧，黑色的狐皮披风被风吹得张狂，飞扬在她身后像一方夜幕，装点得她绝色而冰冷的容颜更令人屏息失魂。那冷艳欺霜赛雪，没得比拟；即使是轻便俭朴的男装，亦无掩她的气势容貌于万一。

她似乎听到了些什么，冷冷扯了下嘴角，奇异地，她闭上



眼，将双手暗藏于袖中，似在冥想、似在休憩。

突地！在她所立之地的四方雪地中，迅雷不及掩耳的同时，飞蹿出四名壮汉，并在蹿出的同时，各自施展了独门武器，一致地射向端坐黑马的那名绝丽女子。由森蓝的寒光中不难猜出刀刃上必然下了剧毒，只消划上一个血口，便足以一命归阴。

叶盼融的双眼甚至没有张开，只有双手一闪，疾速射出四把柳叶刀，并且抽出腰间的软剑，挥动数朵银花闪耀，每一枚暗器皆被打回原来的地方，或原主的身上。

惨叫声凄绝，但寒风呼啸得益加张狂，没让其他声音专美于前，一一淹没于狂雪疾风之中。四条生命的消逝，对天地而言，并不比一草一木的死亡强过多少。

艳艳的少女终于睁开了眼，扫视雪地上的尸体，以及泛滥如泉涌的血液，冷淡而不夹温度地自语：

“多可笑！这样恶贯满盈的匪徒，也是流着红色的血。”

飞身下马，她没一丝情绪波动，利落地砍下四颗官府要的人头，投入麻袋中。她原本想走了，但却踌躇了会，终究屈服于自己的一时心软。即使不是为了这四具尸首，也该为过路人着想；放着这四具无头尸，着实吓人了些！

她叹了口气，开始挖坑洞。

“各位爷，您瞧瞧，这江湖女侠叶盼融，虽是为了银两而四处抓匪徒，手刃之人成千上百，但从未欺压过善良百姓。她只是冰冷一如她的外号‘冰叶’，可从不做伤天害理的事呀！上回在东京，县令大人的儿子不知死活地看人家美丽，便要上前

调戏，被打断一只手是那小子活该，可惜却因此让县令王大人怀恨在心。他不仅吞了她应得的赏银一千两，还派她去抓‘联山大盗’的四名头目，分明就是要她惨死在那帮匪徒手上。然而，好个叶盼融女侠，在半个月內捣毁了‘联山’的总部与三个分部，并且花了三天带回四名盗匪的头颅……”口沫横飞的说书人传述着最近的江湖大事，众人听得神往不已。

自从两年前江湖上出了一个叶盼融之后，沉寂已久的江湖中，又有了不少新鲜事可让平民老百姓闲聊，更别说江湖上的人士为此而活络了不少。

没有人知道叶盼融是什么出身，没有人知道她年纪多大、师承何人，更没有人知道她武功的深浅如何，因为，她只与通缉犯打斗——而那些人都死了。其他蓄意挑衅的江湖人，总在出手之前呆掉了——被她的冰寒冻呆或被她的美丽惊呆，何况她的行踪永远成谜。

她没有朋友，没有居所，更不与人来往。

出道两年多，世人唯一知道的，便是她与白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他便探不出什么了。她叫他“师父”，曾经有人这么听到过。

但，白煦是不可能当她师父的，毕竟年纪不合、来历不合，尤其是他根本不会武功。

白煦是“追风山庄”的二少主，而世人皆清楚开阳的追风山庄是商贾世家，有财有势，与江湖人士多有交流，但却是不习武的。尤其白二少主自十七岁离家后，一直游历于名山胜川，多与文人雅士亲近，二十岁那年甚至与友人一同进京赶考，得到了状元之名，也是唯一一个不接受封官的状元。他淡

泊而潇洒地行走各地，并撰写一些游记。这样忙碌的人，哪来的时间收徒，更别说所有与他亲近过的友人，都证实白煦并不谙武功。那么，世人皆不禁纳闷了，白煦与冰叶侠女之间是何关系？

没有人有胆子去问叶盼融，何况她向来形踪成谜，只好往白煦这边探询；可惜那位翩翩佳公子，俊美温文的白公子仅是以笑应对，不置一辞，连他走得近些的朋友亦深感一头雾水。

如果叶盼融那一声“师父”叫得没错的话，再加上他们“师徒”从未曾同行于江湖之中让人瞧见，那就只有天晓得他们师徒之间会是怎么一回事了。叶盼融终年奔走于缉匪擒凶之中，除了“冰叶”别号之外，更博了个“女神捕”之名。这盛名还是由刑部尚书吕大人口中传出，可见这外号的起源，来自多么高的评价与无上的光荣。若不是大宋皇朝没有女官的前例，那么叶盼融的功绩，早该加封诸多御赐的名衔了。

不过，看来人家冰叶女侠亦不怎么介怀，除了擒拿罪犯领赏之外，她从未与官府有更进一步的交流。

叶盼融——正是江湖上百年难得一见的奇女子，岂是一些自诩女侠，却毫无建树的武林世家娇千金们所能望其项背的？

在说书人滔滔不绝的口沫横飞中，一抹黑绝冷艳的身影，正飞掠过客栈外的雪地，只有遗留下的串串马蹄印，辉映着世人所神往的传奇……

江湖人传颂着的姣美容貌，此时正卸下黑纱帽，坐在溪水中突出的大石块上，以冰凉的水净去满脸的尘埃。

严格说来，并不曾有人真正看过她的形貌为何；那张过度被渲染的美颜，实则大多来自世人的无缘窥见，益加认定美绝无比。

比空穴来风更加美上数分的容貌，唯一符合世人揣测的——是永世不化的冰霜寒气。

从她七岁那年，冰霜已成了她性格中无法根除的本色，也之所以，她有了个新名字，叫叶盼融。取这名字的人，一番苦心不必言传自见分明，只可惜，唯一能令她冰霜融化的人，永远永远只有那么一个，不会再多，亦不会再少；除他以外，世人于她皆无视。

冰叶侠女，独来独往，不亲难近，将是她终生挂在周身的招牌，永不为人而融化。

掀起水泼向脸与颈，拥有一张丽颜，却从不曾珍视过。甬说没让胭脂水粉关照过，原本天生雪嫩的肌肤，也因在今年初秋追缉荒漠双霸天，而在沙漠蛰伏了半个月，晒伤了自己，至今步入严冬，仍未痊愈；再加上简便的发髻，以及便于行走的布衣粗服，无法呈现太多婀娜。男与女的分际，在她而言并无太大的差异，犹如拥有得天独厚的容颜，亦不曾稍加珍惜一般。

实在是天寒地冻啊！刚才以树枝戳开冰块，得以掬溪水洗脸，这会儿又凝结上了新冰，将溪水密封于冰底。她抹开冰上的霜气，在如镜般的冰面上看到自己的面孔，也看到前些日子的新伤——一条由下巴划到左颈，直延伸到左肩骨上的匕痕，忍不住冷冷泛出抹笑容。

毕生少见的几回软心肠，居然都招致自己于险地。那个落难的少女，居然就是她追踪已久的“千面妖姬”奉艳徕；更奇

特的是，奉艳徕不忙着先致她于死地，反而一心想毁去她的容貌。对女人而言，消灭比自己出色的容颜，会比除去对自己有威胁的生命重要吗？

也幸好是那样，让她得以取下她的首级，结束她邪恶的一生。多少宝贵的少女生命丧失在她为了保有青春的手段中，这种妖妇，即使没赏银，仍是要诛灭的。

容貌向来不是她在意的事，但师父见了，怕又要念上一回。

想到这儿，冰面里映出了一张真挚的笑颜，不夹半丝寒意。

向北而去，愈见冰天冻地，但她温暖的皈依却也正是在北方，她要回家过年。家啊！对她这孤女而言，是何其珍贵的拥有，即使“家”只代表了两个人共聚的地方——她与师父一年才见上一次面的地方。

思及此，便不再对着溪水冥想，戴上纱帽，飞跃上她的黑马，奔驰在雪地枯林间，化为疾风一般的黑影。

“意境居”就是叶盼融心目中的“家”，而意境居的主人，也正是叶盼融今生唯一认定的亲人——白煦。

冬天乍临之前，白煦便已回到意境居。这个只有他们师徒知晓的荒村居处，不见些许人烟，也难怪得以遗世独立这般久远，近十年来皆无人知晓。

也十年了！清幽绝妙的琴声乍止，坐在门廊前，石桌旁的白衣男子些微吁叹了起来，俊逸尔雅、不沾世俗污秽的面庞因回忆而失神。

十年啊！七岁的小女孩，已成为十七岁的明艳少女；而他曾是个十七岁离家的少年，如今也十年未归了。添上了风霜，洗去了年少轻狂。

世情是多么奇妙的东西呀！似乎冲动地离家，就是为了要救那位火灾幸存者的小命。当年倘若他没有路过，没有因为好奇而硬是挤入人群中——他是这般厌恶过多嘈杂与人群的人；能有那么一次的冲动，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也注定了他必会冲入火场内，救出尚未被烧伤，但早已呛昏的小女孩。

打听了左邻右舍，才知道这个问题丛生的家庭会走至这一步田地，不是没有征兆的。善妒而膝下只有一女的妻子，加上风流的丈夫与因孕而得以入门的妾，悲剧就发生在妾产下男婴那一夜。那长妻，纵火烧了一切，也执意要与所有人同归于尽，连自己的女儿也毫不怜惜。

这对当年只有十七岁的他而言，是不可思议的！尤其妻妾成群何处不见？他心生警惕于他所救的小女孩，也许也有其母执拗且玉石俱焚的性格，因此他教育得很小心。在那之前，他花了好大的心力，才让一个不言不语、没有表情的小女孩回复正常，但却无法让她得回七岁女孩应有的童稚与天真无邪。

不算成功吧！毕竟当年他自己就是个半大不小的少年而已，居然就扛下了教养的责任。然而他并不是个很好的师父，因为，他总是给自己太多自由，没有付出太多的爱去治愈小女孩心中的创痛。所以啊！今几个江湖上才会有一个嫉恶如仇的冰叶侠女呀！

是成功？是失败？近来，他已不大敢去定论了。

他们师徒一向极少有机会共同生活，尤其在她十五岁及笄之后，又要求去闯荡江湖，并且唯一的要求是每年过年回到“意境居”相聚；那时他才真正地认知了事实——他的小孤女长大了。

她拎着小布包袱上路，由受人存心轻薄到渐渐打出名号。他跟在她身后半年才真正安心，任她去单飞；他也南下游历了名山胜川，如今，又过了几回寒暑啊！

两个月前参加“试剑山庄”少庄主的婚宴，知晓了少夫人乃是个十七岁花一般的女子，他才又一次迟来地发现，他的小爱徒也十七岁了，是该找婆家的年纪了。

直到她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他的责任才算完结吧！他也有自己必须要解决的事啊！悬宕了十年，家书一封催急过一封，但他总无法在叶盼融未有归宿前，置她于不顾。那个看似坚强独立的小孤女，也有属于她不堪一击的脆弱，而他是她的师父——唯一的亲人。

迅疾而近的马蹄声令他凝神倾听了会，在十里外，那种奔驰的速度，大抵就只有他的小徒弟了吧！

唉！听说她又受伤了，这回要命地伤到了脸。女孩子的脸那般重要，偏她不珍惜。他起身步入屋内，雪白的衣袍在行走间飘逸如风起。

将珍贵的药材准备齐全，门外已传来叶盼融的呼声，那令人想念的低嗓音：“师父！”

温暖真挚的笑意在转身面对爱徒时展现。他有一个冰冷天生的女徒；而他的冰冷徒弟最眷恋的却是他温暖的笑容，那令她有“回家”的感觉。

她站在门口，取下了黑纱帽，脚步却已踌躇了，与她激昂的明眸不符合。她强烈渴望他的怀抱，但生性地与人疏离又令她动作不得。一直是这样的，即使面对着全天下唯一令她信任的人。

白煦哪有不明白的！大步走上前，仔细打量着更加美丽，却不甚珍惜以致伤痕斑斑的面容一会，便温柔地搂她入怀，任她吸取他的温暖与关怀，拍着她的背，低语道：“怎么瘦了？又不爱惜自己，对吧？”

他边将她搂入屋内，伸手以袍袖一挥，雕花门板自动关上，不让北风再灌入烧着炭火的屋内。

他是个武功绝顶高手的事，全天下除了他与叶盼融以外，怕是不会有第三者知晓了；加上他向来不逞强、不炫耀、生性淡泊，于是天下人便道白煦只是名才高八斗的文状元罢了，他向来含笑而不辩解。

“来，让为师治疗你的伤。”他扶她坐在炕上，吩咐她洗净伤口，便转身调配他的各种药材。

叶盼融拿湿手巾洗脸，也解开衣扣，露出左边大半雪白的肩膀。白煦调好了药，看了倒是一怔，他没想到伤口那般深长。

“躺着。”

他检视她面孔晒伤的程度，以及那道长疤痕的状况，最后仍是决定多加一味药，让她整张面孔都抹上白色膏药。每次见到她都是以敷药为开始，也难怪他的医术可以无师自通到各种伤口皆能治愈的地步。唉！还真是拜这小爱徒之赐。敷完了药，他检查她带茧双手的情况，才放心下来：

“一刻后可洗净，现在别动，我去准备晚膳。昨日猎来的山雉相当可口，看你神色不佳，不妨小憩一会，知道吗？”

叶盼融乖乖地点头，得到白煦温柔的笑容回报，拍了拍她的头，转身走入后方的厨房；而她也撤了防备，真正沉入睡梦中。有师父在的地方，她是永远不必防备的……

从小让一个男孩子带大，有许多生为女人该知道的事，往往都会给忽略掉，这是无可奈何的事。直到白煦对医术感到兴趣——他向来对书册有着不可思议的学习欲，由浅入深地研习之后，才惊觉有关女孩儿成长的变化，他竟是全然无知，不曾指导过他的小爱徒。

虽然师徒间整整差了十岁，但在某方面而言，他们是共同成长的。在叶盼融十二岁之后，他便将她托给一户教席人家的媳妇一同生活，每年至少有四个月。

这孩子不见得是顺服性子，只是安静而孤僻。他怎么待她，她便怎么过日，只是她心中在想什么，他怕是摸不清的。唯一不容置疑的，是他的小徒弟无坚可摧的躯体里，有着对温情的强烈渴求，并且只能是来自他。

也许啊……白煦含笑地看向床上安憩的人儿，心中再一次喟叹。也许啊！不久之后，她需要的，便是另一个男子的温暖了，来自更强烈的爱情；到那时，他这师父的温暖，万万是比不上了。只是他对这女孩儿的关心，会因为她拥有归宿而就此放心吗？

天下父母心啊……未到三十的他竟也能够体会，真是未老先衰啊！

“师父。”浅短的睡眠向来在五更天转醒，即使困疲，也不